

方成谈幽默

方成 著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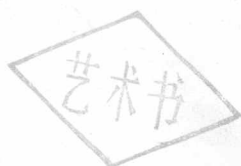
方成谈幽默



方成 著



525107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方成谈幽默

方成 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友谊北大街 330 号）

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10.5 印张 19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：13.00 元

ISBN 7-5434-3395-8/I · 409

前 言

所谓“幽默”，这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从国外引进的洋词儿。虽然在我国古书里曾见“幽默”二字，可和现在讲的幽默，意思不同。引进初时，只有文化界不多的人谈过，讲的也不多。如今在知识界中可说已经遍为人知了。知道是知道的，明白它的意思，然而从道理讲，知道的人不会多，我想恐怕很少。在我所见的理论书里就少，从文艺作品中所见也是不多的。

外国许多学者研究过，大多是从“笑”的研究引发。看他们的观点，有共同的认识，而更多的是百家争鸣，公说公的，婆说婆的。我很想知道世界著名幽默大师如果戈里、契诃夫、莫里哀、塞万提斯、哈谢克、左琴科、卓别林、迪斯尼、马克·吐温、鲁迅、侯宝林，他们是幽默的实践者，他们在理论上是怎样说的。找了多年，可惜找到的只是不多的几句话和一些经验之谈。系统论述的，则是些哲学家、心理学家等等的学者们。他们不是幽默艺术实践者，不是从艺术

实践出发来谈幽默，而主要是从笑的心理和种种感受来研究的。理论家们写理论总是以抽象概念作逻辑推理，具体实例不多，艺术实例更少。像我这样很少研讨理论的人看起来颇为吃力。从事文艺工作的人，是希望看到便于指导艺术实践的道理，借此提高艺术实践能力的，自然想多知道具体运用方法。特别是有关幽默的理论，经常和机智、联想与想象相依，在实践中变化多端，须从许多实践经验中寻启发与诱导。所以我想有必要从艺术实践出发来认识幽默的性质，了解它的来源和演化，以及在文艺创作中运用幽默的方法等等。法国哲学家昂利·柏格森从喜剧研究中整理出一些引人发笑的道理，至今为幽默艺术实践者所推崇。那是按西方习惯将逗人发笑的事物统称为幽默的，而现在更需要认识幽默和滑稽的区分，因为文艺重在幽默而不在滑稽。

从1983年开始，我写过有关幽默理论探讨文章，出版过专集，至今还在研究，在写。说来有趣，我写这些文章，是从一次谈话引起的。

目 录

一	提出问题	[1]
二	从语言出发	[7]
三	从生活看幽默	[12]
四	从滑稽开始	[17]
五	从笑谈起	[24]
六	奇巧	[29]
七	奇巧与矛盾	[38]
八	滑稽	[45]
九	幽默	[52]
十	滑稽和幽默的关系与区别	[56]
十一	讽刺	[64]
十二	讽刺和幽默的关系与区别	[99]
十三	机智	[106]
十四	贫嘴	[114]
十五	发笑的心理活动	[120]
十六	奇巧诸类	[122]
十七	联想和想象	[177]
十八	含蓄	[191]
十九	真假、虚实	[197]
二十	《封神榜》和《西游记》	[203]

2 * 方成谈幽默 *

廿一	笑话	[206]
廿二	创作思路	[213]
廿三	幽默感	[220]
廿四	幽默是什么?	[225]
廿五	附录	[232]

— 提出问题

因近同行，我和幽默大师侯宝林有多年交往。一天他说起，有些相声演员还不大懂得幽默，表演不会组织包袱（笑料），该响（出效果）的他抖不响。我说：漫画界里也有这问题，有人就不善于运用幽默技法。由此我们就谈起：什么叫幽默？这问题引起思索。相声和漫画都是属于幽默性的艺术，我们从事这种艺术，总得明白什么是幽默呀。两人商量好，约李滨声一齐来我家谈谈，想探出个究竟来。那时是1977年春，我们都还没有录音机。我从报社借了个小机子，大家谈起来。谈了一上午，说了不少幽默的故事和情节，可谁也闹不清，说不出个道理。

我记得在三十年代，林语堂提倡幽默，在他办的《论语》杂志里曾发表过不少论幽默的文章，林语堂、鲁迅、郁达夫、周谷城、徐懋庸、徐訏、黄嘉音都有文章参加讨论。我从报社图书馆把杂志借出，一一抄录——那时尚无复印机，只好笔录了。接着查《词典》、《辞海》，查英国、美国的大百科全书，也都原文抄录。从报纸、杂志看到有关的文章，连剪带抄也收集不少。后来又有许多论幽默的专著出版，其中有陕西省喜剧美学研究会翻译世界各国学者有关幽默和讽刺的

专论，有外国论幽默专著的译本，我都摘要抄在本子上。从这些著作中我学到很多，颇受启发。但是和我多年实践的感受相比，也发现不少矛盾。我的艺术实践主要是画了半个世纪的漫画，此外还出版过三本我写的杂文，写过相声、喜剧小品和动画剧本，都发表和演出过。虽然写得不多，在写作中还是对幽默有所体会的。例如，看到《辞海》对幽默的注解是：“美学名词。通过影射、讽喻、双关等修辞方法，在善意的微笑中，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。”

《辞海》解释说幽默是“修辞方法”，并不尽然。很多漫画是幽默的，但一个字也没有，无辞可修。我看过高凤山的一次快板表演，一上场，他先喝一口水，嚼了嚼，才慢慢咽下去，人都觉得奇怪，同场的演员问他：“喝水你嚼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北京的水硬。”把人逗得大笑。这里有语言，更重要的是还有表演动作，其可笑并非靠修辞。契诃夫的小说《变色龙》，其幽默和讽刺主要在于情节中的矛盾。马克·吐温的《竞选州长》和《神秘的访问》也是如此。《辞海》说幽默“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”，也不尽然。幽默中常带有揭露和批评的内容，但并非必有。如说“我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”，一听就知道是过单身生活的。话是幽默的，却无揭露乖讹和不通情理的意思。这样的例子可以列举很多，很难说是修辞产生的效果。像这样的矛盾还有不少。后来看1989年版的《辞海》，注释比较周密，但也难以几句话讲清楚。其中一句“一种艺术手法”我是同意的。而我认为应该说幽默本身可称艺术，因为它有美感。例如在相声《夜行记》里，说到新买的车，“除了铃儿不响，它哪儿都响”，听了令人大为赞赏，其妙绝给人以艺术美的感受。有的外国学者说幽默是

英国的特产，说幽默是什么人天生的特性等等，都和我的看法不同；此外，其他矛盾还感到不少。

从我看到的这许多有关幽默的参考资料，发现几种情况：

一是发表幽默专论和著作的人，有哲学家、心理学家、医学家、美学家、作家、评论家等等，我们熟悉的幽默家里面，我只见过马克·吐温和卓别林写他们说滑稽故事和表演的经验，其他为侯宝林、莫理哀、肖伯纳、鲁迅、老舍、钱钟书、里柯克等，虽然多写过有关幽默的文章，大都话不多，或限于一些体会，如里柯克说幽默的实质“在于：一，无损于人；二，不怀恶意。”又说：“幽默，其深刻义蕴或在言外，或微而不露，唯有少数人凭本能或下功夫，三思而后领悟。”等等，讲的也不多。林语堂写得比他们都多些，也是涉及幽默的特性和功能。那些学者、作家们写的多涉及幽默与心理活动的关系。有些作者的专著综合理出运用幽默的种种方法。系统地论及幽默的来源和发展变化的，一时尚未得见，论及造成幽默的原因的，所见也不多。

二是西方习惯常把滑稽也称为幽默，例如，有的文章说婴儿和猴子也会有幽默感。又如在英国《大百科全书》里，阿瑟·凯斯特勒所撰《幽默与机智》中，把抽掉椅子使人摔交逗人发笑的滑稽也列为幽默。美国《新时代大百科全书》就明确地在“幽默”词条中称：“幽默乃是一切滑稽可笑的事物。”幽默和滑稽这两个不同概念相混淆，理论会讲不清的。

三是有的论者常把幽默和讽刺截然两分。在英国《新开克西顿百科全书》的一篇论《幽默》的文章里说：“幽默还含有宽恕、调和与均衡之意。”林语堂在《论幽默》里也提到“幽默是温厚的，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，就是西洋之

所谓幽默。”又说：“幽默却是同情的。”很多幽默是温厚而超脱的，但语气温厚而含义尖刻无情的也不少。鲁迅著作中那么多针对当时反动政府及其“叭狗儿”们的幽默文笔，谁能说是温厚有情的呢？如说：

对“教育当局”谈教育的根本误点，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：以为他要来办“教育”其实不然，大抵是来做“当局”的……（《反“漫谈”》）

语气可谓平和，也可笑，可一点也不超脱，语义又很尖刻。

50年代我在北京灯市口上俄文夜校，校门外有摊贩。时值冬天，就听卖水萝卜（又名心里美）的吆喝：“萝卜——赛过梨嘞！”，离这摊不远有个卖梨的，接着听他吆喝：“卖梨嘞——萝卜的价儿！”反应真快！一听我就乐了，那是感到其针锋相对的幽默与机智，其中还有商业竞争中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的应对。这里就很难说有什么宽恕、温厚和悲天悯人之情了。

有的事情本身就可笑，是滑稽的，却难说是幽默，但如果这是有意而为或是虚构的情节，是创造性的，那就是幽默了。我国古时对于地位或辈分比自己高的人，依礼不得直呼其名，连名字里的每一个字都不能念出口，谓之忌讳。五代时有个大官名叫冯道。《籍川笑林》曾记载冯道的门客讲老子《道德经》的故事。《道德经》开卷第一句是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门客因讳冯道之名，不敢读出“道”字来，只得念：“不敢说，可不敢说，非常不敢说。”此事滑稽可笑。如果这

是门客在不得已时硬逼出来的读法,就很难说是他的幽默。倘使这位门客是有意如此读来以为戏谑的(古时有地位的人有养优人之风,优人取笑是不犯禁的),显然就是他的幽默了。倘若这故事并非真有其事,而是虚构的,也属幽默之笔。这也是幽默和滑稽的区别之处。幽默和讽刺是经常联属难分的,幽默中常含讽刺,但并非必有;讽刺亦多幽默逗笑,但非必逗笑。英国《百科全书》把讽刺作为幽默的一种类型是有一定道理的,但从许多讽刺作品看来,尚有可商榷之处。笑的发生也受许多条件的制约,如由于年龄、阅历、文化程度、民族习惯以至人的性格等种种差别,对同一现象引起的反应会有很大差异,有些可笑的事,很多人并不感觉可笑。就一般情况而言,滑稽幽默和讽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。

幽默开始是怎样出现,怎样形成这种特殊的艺术呢?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和演变的过程,有其历史的必然性。研究出这条线索,看清它的来龙去脉,才容易看出幽默的性质和功能,掌握它的规律性,才能够运用自如。

对于笑和幽默、滑稽的研究,是从西方学者们开始的。从我见的资料看,是始于古希腊的哲学家,人们常提到生于纪元前 427 年的柏拉图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,后来许多哲学家、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医学家、作家等等,因为他们发现在社会活动和生理、医学各方面都和幽默与笑有关系,作家和喜剧演员在创作和演出中也遇到幽默问题,都对幽默重视起来,引起讨论研究。他们之中多数不是幽默艺术的使用者,作家和喜剧演员一般不大写理论文章,写也不会多写的,他们没充裕时间作深入研究,所以在理论上,他们主要是从感受作心理分析或谈一些运用方法和分类,而且多是从笑和

滑稽谈起,也因此常把滑稽和幽默相混同。在美国D. H. 门罗的《幽默理论》中说,德国哲学家伊曼尔·康德说:“幽默产生于‘牵强的期望骤然化为乌有。’”而林语堂在《论幽默》中说的是“康德谓‘笑是紧张的预期忽化为乌有时之感情’”。前者说“幽默”,后者说“笑”,这是一例。

我认为幽默是一种艺术,拿来运用,就是一种方法,是艺术方法。把这种方法运用于语言便产生相声,用于绘画便产生漫画,用于戏剧便产生喜剧,用于文学便产生幽默的诗文。

既然是艺术,艺术源于生活,那就从生活中去找幽默产生的来源了。人的社会活动是多方面的。我们从幽默的感受中,知道幽默的显著特质一是逗笑,二是不仅逗笑,而且都是曲折、含蓄表达和表现的,而曲折、含蓄主要表现在语言上。所以,研究幽默可从语言出发。

二 从语言出发

从语言上看幽默的产生和演变与发展最清楚了。婴儿出生是不会说话的。他学习语言开始第一课是“妈妈”。这可说是世界语，中国和许多外国都一样，是母亲教的。第二课是“奶奶”，或别的两个“音”，是吃奶的意思，然后是“嘘嘘”之类表明撒尿的意思。以后课程多了，会说：“我饿了”、“我要撒尿”、“要拉尿”、“我还要”……都直言无隐，想什么就说什么。

长大上学了，有些话就不直说，开始用文明说法，不说“拉尿”、“撒尿”，改说成“大便”、“小便”，“出恭”，“上茅房”。再往后，“茅房”改叫“厕所”，现在更文明，叫“洗手间”了。人在接待宾客，客人问起他父亲来，现在谁还这样说：

“我爸爸上茅房去啦，撒泡尿就回来。”

那多丢人啊！

中国是文明古国，语言很讲究。四十多年前，即使文化不算高的人，初次见面时的对话就不一般：

“您贵姓？”

“鄙姓王。”

“台甫?”

“小字德旺，请教您贵姓?”

“免贵姓李，小字福升。您府上?”

“山东，济南。”

现在有的人说话就差了：

“你姓什么？老家在哪儿？今年多大啦？”像和小孩子说话那样，使人感觉教养不足。其实，这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不加修饰的大实话。可在社会交际场合中，和穿衣戴帽一样，不能不有所讲究，摆出身分，让人看得起，办事也图方便。小孩子少不更事，在家里无求于人，光屁股到处跑，说大实话，不须修饰。一到成年，特别是在恋爱期间，不仅衣装讲究，语言也得修饰一番，这是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自然促成的进化。可以想象，在原始社会，人们之间交往，语言无非是大实话：

“走，打鱼去。”

“回来，吃啊。”

“拉完屎再走。”

东汉时赵晔所著《吴越春秋》中所录一首《弹歌》：

断竹，续竹，

飞土，逐肉。

注：飞土：射出弹丸。

逐肉：猎取鸟兽。

连专用词都无有。射出弹丸叫“飞出个土块”，猎取鸟兽叫“去追赶肉”，可见原始语言之简单粗糙。那时就不会有什

么幽默，不像现在小孩子都会说些俏皮话：“吃冰棍儿拉冰棍儿——没话（化）”“屎壳郎搬家——滚蛋！”

待文化发展，甚至有了文字，开始也不过如此，后来才知道有修饰的必要，见了部落头目，说话要小心。再以后还要有所避讳，不能说“死”、“病”，要说成“故去”和“去世”，“欠安”和“不舒服”。皇上死了说“驾崩”、“晏驾”，大官死了叫“薨”等等。

我童年是在广东农村度过的，后来到北京上学。有一年回乡间，遇到多年未见的一位村里大姐，问她近况，她说：“我做客人了。”一听我明白，她出嫁到外村了。

那时乡下人没那么开放，不好意思说“出嫁”，也还不兴说“结婚”。几十年前妇女称丈夫为“孩子他爹”，“我们家那口子”，“我们家掌柜的”，刚解放时还称“我们家职工”呢。男人则称妻子为“孩子他妈”，“家里的”，后来才称“爱人”。其实这都是拐着弯说话，也就是曲折说法。“孩子他爹”不就是借孩子来绕个弯，让人明白她和他的夫和妻直接关系吗。有人来向你借钱，你不想借，或实在无钱可借，不便说“不借”，免伤和气，怎么说呢？“对不起，这些日子不大方便。”这是因为说“没钱”也不行，没钱还能买粮食吃饭，谁信啊？说“钱少”不借，也碍于交情。于是就想出个笼统的词儿“不方便”，让人一想就明白是有困难的意思，就只好再说下去了。这也是一种曲折用语，是为世情所迫，不能不这样说的。

还有带游戏性的说法，给人取外号，叫“胖子”“大鼻子”，属另一种曲折语。我初到北京上高小，北京话说不好，同学喊我“小广东”。我母亲是继母，我是她生的老大，喊

“妈”，我姐姐喊她“娘”，因此亲友都叫她“娘娘”，其中也带戏称语气。我母亲很和善，脾气好，人爱和她开开心。姑娘十六岁，还拐个弯说她是“年方二八”呢。

人的文化提高，说话、写文章就有更深一层的修词，还引经据典，看惯了说“司空见惯”，不及格称“名落孙山”，什么“礼尚往来”“盖棺论定”“滥竽充数”“近水楼台”之类的词儿，也成了通用语。说白话也带“上贼船”“拖人下水”之类的曲折话。而且为强调语气或易于理解一般人就好用形象化的语言，“不干”说“躺倒不干”，“哭”还说成“哭鼻子”呢。

语言用熟了，熟能生巧，在曲折语言中还含有深一层的意思。有的是不便直说，如说某人“手不大干净”，一听就明白，其中有隐情，或偷或受贿。为犯错的人缓颊，会说：“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。”有的是表明一种普遍性的人情世态，如说：“哪里不浇油，哪里不滑溜。”“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”这话里就有深一层的含蓄，小孩子和阅历浅的人，听了不明白的。

人是都喜欢游乐，爱玩笑。亲朋好友之间会互开玩笑，好诙谐的人，爱说有趣的话，语言更加灵活，更多曲折含蓄，还会用巧。一用巧，会令人惊奇，觉得有趣可笑，耐寻味。在报上看到一位领导干部在会上的发言：“《空城计》你也想去弹琴，《过五关》你也要去扛青龙偃月刀，什么事你都自己出面，那咋中！”人听了非乐不可，语言效力要比直说大得多。可笑又有内涵，这种语言方法，人就称之为“幽默”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人就喜欢说些曲折、带点幽默的调侃话，回家说：“打道回府”，种地称：“修理地球”，理发叫：“修理